

中国与中东关系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合作*

赵雅婧 王有鑫

摘 要: 中东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枢纽地区。中东地区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经济结构失衡,易受外部冲击,亟需多元化发展。中国可以与中东各国在国际贸易、下游石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合作、大宗商品定价、金融市场等六大领域展开合作。中国与中东地区合作面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信贷风险较高、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和外交风险较高等挑战。中国可通过加强风险预警,完善后期管理,把控项目特征等多层次金融举措化解风险。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东;经济合作;合作风险

作者简介: 赵雅婧,博士,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站博士后(北京 100033);

王有鑫,博士,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818)。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2-0031-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现状

中东地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扼东西半球交通要冲,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运输网,位于“一带一路”交汇点。中东被誉为“世界油库”,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土耳其、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巴林、叙利亚、巴勒斯坦、阿联酋和埃及等 15 个中东国家和地区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目前中国和中东国家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领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主要呈现四大特点。

第一,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第 57 批面上资助项目(2015M570217)的阶段性成果。

自古以来,中国与中东地区就通过“丝绸之路”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近年来,随着中国全方位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签订了多项协议,双边经贸合作步伐不断加快。

在贸易规模上,目前中国不仅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土耳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9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及重要的原油出口市场。中国与中东国家双方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其中,沙特是中国在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中沙贸易额达691.1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6%。阿曼、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其他海合会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也日益密切(见表1)。在进口商品结构上,中国从中东地区主要进口原油等初级大宗商品。2014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1.48亿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48%。得益于低油价,中国加大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数量,2015年前11个月,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数量达到1.54亿吨,占比升至50.8%。中国海关数据表明,在中国十大原油进口国中,中东国家占了6个,即沙特、阿曼、伊拉克、伊朗、阿联酋和科威特,中国对中东能源有着明显的依赖性。在出口商品结构上,中东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畸形现象突出,除能源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较好之外,工业和其他产业发展普遍较弱。中国对中东国家出口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机电产品、医疗器材、计算机、轻纺产品、五金工具、家电产品、玩具、工艺品等在中东地区拥有较大市场。

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规模较大,导致中国与中东原油出口国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如2014年中国对沙特和阿曼的贸易逆差均超过200亿美元,占两国贸易盈余比重较大,中国对原油的巨大需求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外贸收入的重要因素。当前,国际原油现货价格在30美元左右,而中东石油出口国2015年国际收支平衡油价和财政收支平衡油价平均为102美元和87美元,油价长期处于低位将导致中东双赤字现象难以缓解。在此背景下,中东石油输出国期待中国扩大原油进口以支撑油价,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和互补关系。

表1 2014年中国和中东主要国家的双边经贸往来(亿美元)

序号	国家	双边贸易总额	中方贸易顺差	中国对中东直接投资额
1	巴林	14.2	10.5	0.05
2	伊朗	518.5	-31.6	5.9
3	伊拉克	285	-130.2	0.8
4	科威特	134.4	-65.8	1.6
5	阿曼	258.6	-217.3	0.2
6	卡塔尔	105.8	-60.7	0.4

(续表)

序号	国家	双边贸易总额	中方贸易顺差	中国对中东直接投资额
7	沙特阿拉伯	691.1	-279.4	1.8
8	阿联酋	548.1	232.7	7.1
9	也门	51.4	-7.4	0.06
10	埃及	116.2	93	1.6
11	约旦	36.3	31	0.7
12	黎巴嫩	26.3	25.8	0
13	巴勒斯坦	0.8	0.8	N.A.
14	叙利亚	N.A.	N.A.	0.1
15	以色列	108.8	46	0.5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http://www.wind.com.cn/>。

注: 中国对巴林直接投资数据是 2013 年数据, N.A. 表示数据缺失。

第二, 中国与中东国家相互投资渐趋活跃。

与贸易规模相比,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直接投资额相对较少。2014 年中国对中东各国投资合计约为 20.8 亿美元。阿联酋、伊朗、沙特等石油输出国成为中国主要投资目的地。中国对中东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等领域, 大型国企是投资主力军,^①如 2014 年, 中国电建投资 13 亿美元在沙特兴建燃气增压站 (Master Gas System, 简称 MGS) 项目; 2015 年, 中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在阿联酋投资 3.3 亿美元开发曼德油田。中国企业在中东的投资主要是资源获取型, 目的是获取安全和可靠的油气资源。随着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的提高, 中东国家的原油出口对中国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也在持续提升, 中资企业在中东地区的投资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东国家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中东产油国通过出口石油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 但本国落后的工业和容量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 使得这些石油美元在国内的使用十分有限, 不得不依靠海外投资实现保值升值, 进而使石油美元成为全球长期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但长期以来, 中东国家的主要投资目的地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 流入中国的资金量相对较小, 且投资领域有限, 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②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 投资回报率较高,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符合中东地区现实需求和利益, 得到中东国家的积极响应, 并

^① 管清友等:《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投资风险评价: 阿联酋风险最低, 伊朗风险最高》, 载《中国经济周刊》2015 年第 23 期, 第 19 页。

^② 余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对华直接投资》, 载《商场现代化》2008 年第 31 期, 第 234 页。

纷纷加大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和力度,投资领域从原先的基础设施领域扩展至能源、金融、地产、酒店等领域,标志着中东国家对华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升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对中东地区经济发展可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有助于打破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推进区域间贸易与投资发展,且具有较高的乘数外溢效应。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整个中东地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仅占其 GDP 总量的 5%,在中国这一比例已高达 15%,全球平均水平约 10%;报告还称,全球基建项目投资回报率在 5%~25% 区间,对拉动就业具有明显成效,在海合会地区,每 10 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将创造 2.6 万个就业岗位,而在伊拉克等发展中的产油国与约旦等石油进口国,同样 10 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将分别创造 4 万个和 10 万个就业岗位。^①

然而,中东地区常年遭受战乱和政治冲突的威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运输、油气管道和港口建设已无法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拖累了经济复苏势头。阿拉伯战略论坛预测,“阿拉伯之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8,337 亿美元,有关国家基础设施重建需投入 4,610 亿美元。^②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庞大,流动性差,回报周期较长,商业资金难以完全有效匹配。目前,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来自公共部门,在低油价背景下中东国家财政金融体系普遍薄弱,政府权威性和掌控力不足,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见表 2)。

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牵头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目的是帮助沿线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投资方向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长期项目,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2014 年 11 月,中国与卡塔尔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将扩大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交通、路桥、铁路、电信等方面的互利合作。在中东地区中国企业还承建过卡塔尔东西走廊、岸桥场桥、梅塞伊德天然气工业园等基建项目,在沙特承建过麦加轻轨铁路等交通建设项目,具有技术和成本竞争力,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经济收益。^③ 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埃及和伊朗期间,中国与三国先后签署了 52 项合作协议,涵盖交通、能源、通信等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升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层次。访问期间,中方促成沙特延布大型石化炼厂正式启动投产,未来沙特也将加大对

① 《世界经济论坛:中东地区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gd/201505/20150500989856.s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1 月 30 日。

②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基础设施重建需 4610 亿美元》,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ccmc.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gd/201512/20151201215425.s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1 月 30 日。

③ 管清友等:《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投资风险评价:阿联酋风险最低,伊朗风险最高》,第 20 页。

华投资规模,增强中沙在石油化工领域的合作。

表 2 中东“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资源禀赋情况

	劳动力	教育	基础设施	贸易	金融	自然资源	立法	中央集权
巴林	充裕	一般	发达	较好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差
科威特	较差	一般	较好	一般	一般	充裕	较好	较差
阿曼	充裕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完善	较差
卡塔尔	充裕	发达	发达	较好	较好	较好	完善	较差
沙特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充裕	较好	较差
阿联酋	充裕	较好	发达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伊朗	缺乏	较差	一般	薄弱	较差	较好	一般	较差
也门	缺乏	薄弱	薄弱	较差	薄弱	一般	薄弱	薄弱
埃及	缺乏	薄弱	较差	薄弱	一般	较差	薄弱	较差
约旦	较差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薄弱	一般	较差
黎巴嫩	缺乏	一般	较差	一般	一般	较差	薄弱	较差
巴勒斯坦	缺乏	较差	薄弱	较差	一般	较差	一般	较差

资料来源: IM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4, p. 15, 28.

注: 资源禀赋充裕程度采用五级分类法, 根据描述对象的不同, 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发达(充裕、完善)、较好、一般、较差、薄弱(缺乏)。

第四, 政府合作机制推动人民币本地结算。

为便利跨境贸易结算和双边经济合作, 中国政府于 2009 年开始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东国家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 在政府合作机制的推动下, 该地区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产品创新和离岸清算中心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2012 年和 2014 年, 为更好地为拉动双边贸易提供保障, 中国先后与阿联酋和卡塔尔两国签署了等值 350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5 年, 中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 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发展。多哈人民币清算中心开放交易后, 卡塔尔凭借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在货币清算、贸易金融、资产与财富管理和资金服务等领域开展专业商业交易的能力, 在满足中东与非洲客户人民币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 2015 年 12 月,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地区扩大到阿联酋, 投资额度达 500

^① 刘水明等:《人民币在中东认可度越来越高》,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102/c1002-28003591.html>, 登录时间: 2016 年 2 月 1 日。

亿元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还与阿联酋中央银行签署了在阿联酋推进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双方还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维持 350 亿元人民币/200 亿阿联酋迪拉姆不变。^① 这些措施标志着中国和中东地区的金融合作正在稳步推进,有利于区域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二、中国与中东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实施将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带来诸多利好。

第一,贸易结构互补性强有利于中国向中东出口机械产品和从中东进口石油。

中东地区与中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东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合作进入“快车道”,许多中东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当前国际油价仍在低位徘徊,制裁解除后的伊朗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无疑将加剧当前供过于求的局面,但也为中国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提供了机遇。除了石油,中东国家还向中国出口大量石化产品、金属制品、矿石及其他自然资源类初级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将拉动这类产品的对华出口。当前,中国可加大机械、纺织品等产品对中东的出口,将机械设备、电子电气产品、运输工具、钢铁制品、轻工产品等作为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口的重点产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输出产能,确保市场份额和长线产能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实现双方优势产业、优质资源、优良市场的对接(见表 3)。

表 3 中国和中东“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结构

国家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向中国出口的商品
沙特阿拉伯	机电产品、日用品、纺织品、钢铁制品	原油、石化产品、铜及其制品、
伊朗	机械设备、电子电气产品、运输工具、钢铁制品、轻工产品	原油、矿石、初级塑材
阿联酋	机械器具、电机、电器、音像设备、钢铁制品、车辆机器	矿物燃料、铜及其制品、有机化学品、石灰、水泥
阿曼	施工机械、汽车、机电产品、矿产品	石油、石化产品、矿产品

^①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地区扩大到阿联酋》,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5-12/14/content_5023933.htm, 登录时间:2016 年 2 月 1 日。

^② 周国建:《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和中东的经贸合作机遇》,载《世界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1 期,第 81 页。

(续表)

国家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向中国出口的商品
科威特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钢铁制品、核反应堆、机械器具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有机化学品、铜及其制品
约旦	机械设备、机电产品	钾肥、有机化学品、铜及其制品
卡塔尔	机械设别、电器及电子产品、家具、建材	液化天然气、原油和石油化工品
以色列	机电产品、纺织品、陶瓷制品	钾肥、机电产品、医疗仪器及器械、电讯产品
埃及	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纺织品、轻工类产品、木质产品、化工产品	原油、棉花、纺织品、农副产品、铝材、钢材
土耳其	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家具、运输设备、陶瓷玻璃	矿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皮革箱包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商务部资料整理而成。

第二，产业链具有互补性，具体表现为中东在资源勘探、开采等上游产业具有优势，中国在加工、冶炼、运输等下游产业具有优势。

中东国家在资源勘探和开采等上游产业积累了丰富经验，体系比较成熟，产业链条完整。在当前国际油价低位运行时期，上游产业发展和项目投资受限，下游产业相对而言具有成本优势。资源出口国普遍倾向于发展下游加工、炼化产业，如沙特的主要石化生产商目前正实施多元化战略，采取业务收购、兼并、设立新厂等多种措施，积极向产业链下游拓展。

中国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人力、资本充裕，技术水平相对先进，在加工、冶炼等下游石化行业具有比较优势，中石化、中石油等公司在石化行业已达到国际水准。中国和中东地区可实现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深化全产业链合作。今后，中国石油公司对中东地区投资要实现上下游兼顾，超越投资上游油气资源领域的传统思维，更多向炼油生产、管道建设、成品油运输及销售等下游环节拓展。

第三，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东可承接中国优势富余产能。

在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中国希望通过对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实现钢铁、水泥等优势富余产能的输出。在国际低油价的背景下，中东产油国希望加快推进经济多元化，实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改造，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因此，中国与中东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双方在加强基建领域的合作上具有共同意愿。

中东国家大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指标均远低于发达国家，很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大。以海湾国家为例，阿联酋迪拜

将举办 2020 年世博会,预计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总投资达 183 亿美元,迪拜交通、通讯、建筑类项目对外承包量将大幅增长;卡塔尔将举办 2022 年世界杯,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将超过 2,050 亿美元;沙特政府计划在 2013 年至 2023 年投资 450 亿美元建设全国铁路网,包括沙特大陆桥连线、南北线等 6 条铁路干线;^①伊朗遭受多年的经济制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民生凋敝,伊核谈判全面协议的达成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而制裁期间伊朗大量油井弃用,需要吸引外资以恢复产能投资,市场预测伊朗原油行业投资规模约为 2,300 亿美元。

中东国家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同时也面临有限公共财政资源的制约。社会资本投资热情和参与度不高,成为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建设思路 and 方向,即通过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创新融资模式,改变依赖财政拨款的传统观念,以争取在中东地区推进一批兼具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项目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中国建筑、中工国际、中国铁建、中材国际、中国港湾、中国水电等中资企业在该领域可发挥巨大潜能。

第四,加强科技合作是未来中国提升与中东合作层次的重要路径,中国可推进与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的对接。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生产效率和高技术密集度等特点,具有较强的经济外溢性,能够驱动产业结构朝高级化方向发展。与油气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不同,以色列的能源、矿产资源并不丰富,但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世界前列。2013 年以色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达 15.6%,远高于石油输出国 1%~2% 的比重。这主要得益于以色列的高科技水平、高素质劳动力以及以政府对工业研发、技术创新型领域的外企投资鼓励。^② 中资企业可加大对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将两国经贸合作由单纯贸易往来,向新兴产业、新兴领域、技术合作、共同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等更高层次发展。

第五,石油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权之争”下的合作机会。

石油人民币是相对于石油美元而言的。石油美元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③ 在现代金融界,石油又有“金融边缘产品”和“准金融产品”之称。因此,石油对于一国经济的增长或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鲜明的金融特质。^④ 用外汇储备可近似衡量石油美元,2014 年中东 9 个主要产油国外汇

① 管清友等:《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投资风险评价:阿联首风险最低,伊朗风险最高》,第 20 页。

② 同上。

③ 《美元石油绑架全球,国际石油贸易欲与美元脱钩难实现》,凤凰网, http://phtv.ifeng.com/program/cjzqf/detail_2011_05/30/6706789_0.s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2 月 1 日。

④ 杨力:《试论“石油美元体制”对美国在中东利益中的作用》,载《阿拉伯世界》2005 年第 4 期,第 19 页。

储备量达 13,187 亿美元。由于石油在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结算,在强美元周期下,油价持续低迷,石油美元流动性开始收缩。2015 年以来,沙特等石油出口国主权财富基金开始大规模赎回资金,以满足本国财政或债务的资金需求,加剧了国际股市和汇市的动荡局势。据高盛公司 2015 年 6 月测算,油价新“均衡”可能导致石油美元每月净减少 240 亿美元,到 2018 年将累计减少 9,000 亿美元,^①这将对中东国家流动性和外汇收入构成巨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东石油输出国逐渐意识到在出口石油时采取单一货币结算的弊端,开始尝试在同中国开展石油贸易时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与美元相比,采取人民币结算具有几大优势:一是人民币汇率与石油价格并不直接挂钩,不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中东国家可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国际供求情况,自主决定价格;二是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从长周期来看,人民币处于升值周期,是很好的保值币种;三是中国经济增速相对较高,经济增长潜力较大,中东国家可通过人民币回流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目前,中国已与卡塔尔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建立人民币清算银行,卡塔尔投资局将成立 100 亿美元基金投资中国。随着卡塔尔对中国投资的增加,人民币需求将相应增加,卡塔尔一方面将通过出口石油、液化天然气等产品获取人民币,另一方面会促使其他中东国家逐步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并到卡塔尔的多哈人民币结算中心交易。^②

第六,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合作将为双方政府、市场、金融机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合作提供更多机遇。

中国在加强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推动双边金融合作向纵深发展,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与中东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仅依靠政府推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清算机制的建立只是基础性的金融合作平台,金融合作要落到实处,还需要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在超低油价的冲击下,“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国家资金缺口加大,石油美元收紧威胁中东国家流动性和外汇收入,海湾产油国财政压力高企。沙特等石油出口国主权财富基金已经开始大规模赎回资金,满足本国财政和债务需求,这为中国和中东地区的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中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购买国债、提供中长期贷款等方式,填补中东地区国家的融资缺口。

^① 林建建:《石油美元将枯竭石油人民币在崛起?》,华尔街见闻网,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9183>, 登录时间:2016 年 2 月 1 日。

^② 《中东已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跨境人民币网, <http://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329/141121-de4ca36a.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2 月 1 日。

三、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和挑战

中东地区既是全球的“能源基地”,也是世界的“火药桶”,又是民族、宗教、政治纷争的“是非之地”。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使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合作时面临多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①

第一,战乱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

从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东地区先后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如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使部分国家主权统一受到严重威胁;伊朗国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矛盾冲突不断;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恐怖袭击事件频发。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领土、水资源等矛盾,以及大国在中东的博弈为“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的实施和推进带来诸多挑战。

第二,文化差异较大。

受宗教和语言差异等因素影响,中国和中东国家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和认知差异,导致双边关系面临一定的困难,影响民心相通。由于二战时中国上海曾经收留过为数不少的犹太人避难,尽管文化差异较大,以色列对华关系友好,对华关系得分位居中东国家之首(见图 1)。其次是阿联酋和科威特,两国使用汉语或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口数量、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民众所占人口比例较高。伊朗对华关系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反复,目前可能更加希望借助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和影响力达成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因此,中伊关系随时可能受到世界局势和经济利益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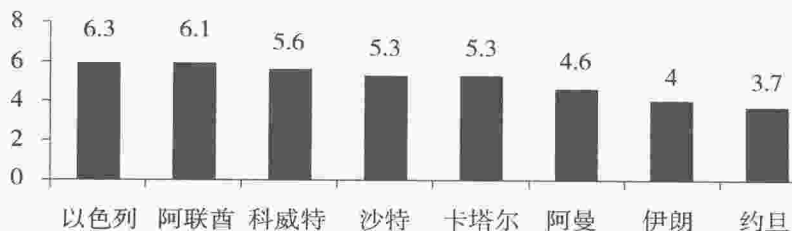


图 1 中东“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对华关系得分

资料来源:EIU 数据库, <http://www.eiu.com/home.aspx>。风险指标得分最高 10 分,得分越高,风险越低。

第三,信贷风险偏高。

^① 顾正龙:《“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合作范式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24 页。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开发的国家信贷风险评分体系,叙利亚受内战影响国家信贷风险最高,风险得分达 85 分,接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分值的两倍(见图 2)。其中,也门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24.7%。鉴于国际投资项目通常金额较大,中国应对即将开展业务的国家进行严格的信贷风险评估,优先选择卡塔尔、阿曼、以色列和沙特等低信贷风险国家进行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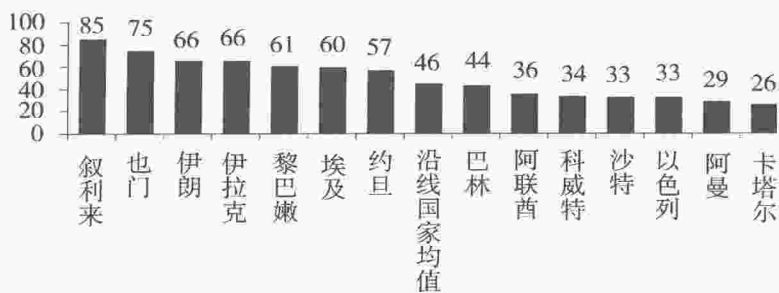


图 2 2014 年“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国家信贷风险情况

资料来源: EIU 数据库, <http://www.eiu.com/home.aspx>。

第四, 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有限。

项目建设融资是“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地区推进面临的重要瓶颈。“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国家中,相当数量的国家发展水平较低,缺乏用于相关投资的资金,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导致中国政府常被动地成为主要出资者。据估算,仅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达 1,700 多亿美元,仅依靠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难以满足资金需求。因此,资金来源将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制约因素。

四、应对风险的对策建议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高企,企业投资面临的经济风险较高,中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可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

(一) 政府层面

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建立政治互信。中国和中东国家文明辉煌、历史悠久,具有理性思考和哲学思辨的传统,中国推崇“和而不同”,中东倡导“宗教多元、文化融合”,双方需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建立政治互信。中国可从三个层面加强与中东国家的政治互信构建:一是加强高层外交,中国在保持与中东地区大国高层频繁往来的基础上,适当加强与地区中小国家的高层往来和接触;二是中国可利用中阿合作论坛等多边机制,加强多边交流,提升双边政治对话的机制化水平;三是加强中国与中东经济合作,将经济合作基础和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政治互信基础。

第二,实行多元融资,破解资金瓶颈。中国可加强与中东各国的金融合作,缓解资金不足和流动性紧缺难题,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以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依托,形成一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金融决策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二是建立资源换贷款机制,中东各国工业基础薄弱,贷款抵押品相对不足,中国可与伊朗等国采取石油换贷款的融资方式;三是引导民间力量进行海外投资,加速推进 PPP 融资模式,^①变政府主导为政府、民间双轮驱动;^②四是开发多种金融产品,如对外担保、混合贷款、丝路债券等,通过金融创新疏通融资管道。^③

第三,加强风险提示,完善预警机制。为推动中资企业在中东地区的投资活动,中国政府需要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服务,如制订并出台适应未来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大国地位的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包括制订全面的中国对外能源政策和有效运行机制,强化中国企业对世界能源危机的忧患意识。^④同时,可考虑设立中东地区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当地驻华使馆、金融机构分支行等渠道,搜集包括东道国宏观经济形势、政治局势、法律框架等各类信息;加强并完善对外投资咨询机构的建设与服务,鼓励科研机构设立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专业智库,提供智力支持。^⑤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税收减免、设立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等措施,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海外经营风险。

(二) 企业层面

中国企业需要优化投资结构,把控项目风险。中国企业要深入了解中东国家的发展需求与合作重点,在此基础上选择业务伙伴并确立合作领域和项目。中国企业在继续加强同中东地区进行能源资源合作的同时,应考虑将机电产品、钢铁制品、轻纺产品等中国对中东出口的重点行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输出,确保市场份额,分散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与中东国家加强在能源开采和运输、网络通信、高铁、港口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同时加强项目风险把控,从项目开发到效益评估、资金投入等各个环节都坚持市场化原则,遵循国际金融规则,遵守国际以及合作国国内法律,做好风险防控。

(三) 金融机构层面

对中国金融机构而言,业务拓展与风险防控具有同等重要性。

第一,在战略上更加重视中东地区。一方面,中东地区石油美元资金充裕,国民

①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公私合作模式,即鼓励通过民间资本、私营企业和政府资金的合作,参与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式。

② 魏琪嘉:《“一带一路”风险分析及应对建议》,载《国际金融》2015年第12期,第40页。

③ 王有鑫:《美伊达成全面协议的外溢影响与我国对策》,载《宏观观察》2015年第30期,第8页。

④ 顾正龙:《“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合作范式研究》,第25页。

⑤ 王林聪:《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应对与挑战》,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9期,第42页。

储蓄率较高,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长期资本来源之一,为各国金融机构发展负债业务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中东地区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有限,金融基础设施不足,普通大众金融需求高,但获得银行服务机会少。中资金融机构应该重视中东地区的业务机会,可采取下列方式推进金融合作:一是直接开设分支机构,经营本币业务,服务本土客户;二是加强与当地同业间的联系,包括参股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信息共享等;三是银企合作,包括银行做担保的项目贷款、抵押贷款、票据贴现、贸易融资、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四是资本市场合作,包括发行债券、股权融资、设立合作基金等。

第二,加大营业网点布局。目前中资商业银行在中东地区业务网点少,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无法为企业提供持续和全面的金融服务。以中国四大银行为例,截至2014年底,中国银行在中东地区已成立迪拜子行,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设立了分行,同时设有巴林、迪拜代表处;中国工商银行设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行、阿布扎比分行、多哈分行和科威特分行;中国建设银行仅成立了建行迪拜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成立了迪拜分行。^①除此之外,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尚未涉足其他中东国家。由于伊朗、沙特等石油输出国是中国主要投资目的地,未来中国商业银行可考虑在更多的中东国家设立分支行、子公司或代表处,增加网点布局,跟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第三,业务重点要符合双边经贸发展需要。中国面向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日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机电产品和工程承包等领域,中资金融机构应该重点关注和支持此类行业发展,在项目投资、融资租赁、设备出口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带动中国长线产能在中东国家的发展。在能源领域,要构建完善的营销产品库,着力发展石油人民币业务,突出人民币相关、跨境相关和资本市场相关的产品特色。在贸易金融领域,中资金融机构要重点发展国际贸易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贸易融资、对外担保等业务,促进贸易规模增长。

第四,加强贷后管理,防范信贷风险。针对中东国家信贷风险高、部分国家不良率偏高的现实,中资金融机构应重点关注具有授信关系的行业、客户及产品的贷后管理,加强与前线业务部门的前后联动,多方配合,为贷前、贷中管理提供可持续的良性支持。对于不良贷款,要做到因势利导,不断探索防范化解信贷风险的对策措施;同时汲取不良案例教训,举一反三,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全力保障授信资产的安全和稳定。

(责任编辑:赵军)

^① 子行是指在当地直接成立法人资格的银行,而分行属于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子行是独立法人,分行不是独立法人;二者享受的权利义务也不相同,所能承做的业务和监管标准存在差异。中国银行阿布扎比分行隶属于迪拜子行。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LIU Zhongmin, Ph.D., Profess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1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is the hub for implement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is over-reliance on oil exports,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malformations of it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vulnerability when suffering external impacts. Against such backdrops, regional economy is in great need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China could cooperate with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area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downstream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commodity pricing, financial market and so on. Many risks, such as frequent geopolitical conflicts, high credit risk, uncertainty of sources of funds and high diplomatic risk, are standing in the wa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such a case, China could mitigate the risk through multi-level financing methods such as strengthening risk warning, improving post-loan management and highlighting the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iddle East; Economic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Risks

Author ZHAO Yajing, Postdoctoral Fellow, China Export and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WANG Youxin, Ph.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Bank of China

44 Research on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in tourism industry is necessary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The driving force of Sino-Arab tourism cooperation comes from the internal needs of Arab countries in developing its tourism industry and China’s direct demands for deepening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Arab count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At present, the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is still in the launching perio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inadequat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the weak foundation of Islamic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are three main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rab cooperation in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future,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should strength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reas including tourism market, Islamic tourism related industry, touris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joint research.

Key Words China; Arab Countries; Tourism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CAO Xiaoxiao, Ph.D., Lecturer,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8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and Hamas

Abstract Hamas was active in the U.S. and Europe during its early period, when U.S. and Europ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amas’ sources of funds. Owing to their support of Israel, Hamas is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o the U.S. Hamas was listed in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by the U.S. and EU. Due to Hamas’ violent resistance against Israel and rejection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Peace Process, the U.S. and EU both cracked down and blockaded the organization, and even denied the Hamas government. The Western policies on Hamas caused some negative effects. Among them, one is to prompt the organization more radical, another is getting hard on solving the Palestinian-Israeli Issue. In 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